



## 年味是食物味的浩荡汇聚

□ 余毛毛

在菜市场，路经一炒货摊，我停下脚步，叫摊主每样给我来1斤，一共12斤，我请摊主打包寄给我远在杭州的儿子。儿子接到后，十分开心，他没想我这么一个对他什么也不管不问的人来这么细腻婆婆妈的一手。他不知道的是，我那时内心充满着对自己父亲的思念。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能完整而清晰地记得事的年纪应是在十岁左右。那是一个物质匮乏、非常贫困的年代，我们平时能吃饱就非常不错了。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能吃上次肉，而且还不是放开吃，一点肉，总是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烧，没有人家会豪奢地烧一碗纯粹的红烧肉。但过年的前几天，日子却突然变得美妙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销魂的幸福味道。那几天，不怎么在厨房出现的父亲却突然成了厨房的主角，厨房里总是晃动着高大的身影，而一年来总是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虽然也在厨房，但似乎却失去了光彩。他们在忙些什么呢？虽然那时我已经十开岁了，能记事，但哪个孩子会关注父母在厨房里干事的过程呢？那时候我们只注重结果。所以我今天的回忆，也只能是写意的，而不是工笔的。

首先是炒炒米。炒米用的米，我到现在还记得，叫“三粒寸”，长长的，应该是比平常的米差不多长三倍吧，那是我陪母亲在粮店排队买来的。米先放在大盆里，先用水浸，然后沥干，再是炒。先用一个竹刷沾满菜籽油，在锅里转一转，然后倒入一小碗米，就那么来来回回地炒。炒好一碗倒到铁皮箱里，再炒下一碗。一大盆的米啊，不能投机取巧一次性多炒，那样不是焦糊就是夹生，能炒到那种恰到好处的金黄色，那真是一门异常灵慧的技艺呢。那可是年后我们很多天的早餐啊！

炒米之后是炸肉圆子。炸圆子需要消耗大量的肉，肉店是买不到那么多的。那大抵是父亲先跟乡下亲戚打了招呼，到时扛只猪腿到城里来。肉剁碎，加点豆腐加点粉啥的吧，其作用只是让肉圆子更好吃而不是来充数的，肉才是稳稳的主角。平时省着用的油也不省了，满满的大半锅，炸圆子我爹对形象倒不讲究，大拇指和食指一捏，一个不太圆的圆子就掉进了锅里，滋滋的，然后依次捞炸好的，再依次放新圆子进去。圆子炸好后，放在竹篮里，盖上纱布，挂在屋梁上，放半月二十天的没问题，那时候也没冰箱啊。如今我父亲去世十多年了，老母亲也老年痴呆，连我也不认识了，我在饭店花八元钱买的一个狮子头不及我爹娘炸的肉圆子的一半好吃。每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十分惆怅，我到哪里才吃得我爹娘做的滋味的圆子啊！

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做糖，芝麻糖和花生糖。制作的过程我只是依稀记得，大抵是先熬好糖稀再加芝麻和花生吧。但切的时候的热火朝天我却记忆深刻。那时候我们家有一张方桌，有4个抽屉，尺把长，一寸来高吧，方方正正的，抽屉早早地抽了出来，洗得干干净净，一溜排开，熬好的糖热气腾腾地倒进去，那真是一个上好的模具。我爹在前面倒，我站在后面心都提到嗓子眼，生怕他倒多了倒漏了，那是多么令人惋惜、又是多么令人恼火啊！好在一切都完美，我爹从来就没倒失手过。等到糖冷却后，一大块从抽屉里磕出，剩下来切就是我娘的事了，一片又一片，又匀称又挺拔，甜蜜、芬芳又温暖，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使劲地咽下口水。

还有些什么呢？做蛋饺，炒什锦菜，炒花生，炒蚕豆，炒玉米粒……均是可圈可点，均是食品中的经典。经过一年漫长的匮乏期后，突然来了这么丰盛的几天，而且还不是我们一家这样，家家户户都这样，那时候也没什么抽油烟机，家家户户食物的香气你飘过来我飘过去，在空中汇聚成一股浩大繁复的食物香气的云雾，那就是所谓的年味了吧。那几天每个孩子都懒洋洋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痴迷的笑容，也没正经吃过饭，但肚子却饱得不行。如今想来，年味其实是父母之爱、之责任心、之耐心、之技巧的完美统一吧。

### 炒年味

□ 赵才才

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年味越来越浓。

年味儿是哪儿来的？  
——是炒出来的！

是花生瓜子炒出来的，  
是红春联红灯笼炒出来的，  
是新衣新裤新鞋炒出来的，  
是烟花鞭炮炒出来的，  
是宝宝的压岁钱妹妹的红头绳炒出来的，  
是除夕的年夜饭春晚的节目炒出来的，  
是初一初五的汤圆炒出来的，  
是舞龙灯唱麒麟舞狮子炒出来的，  
是人山人海的灯会、庙会炒出来的……

炒出了喜庆，欢乐，  
炒出了吉祥，安康，  
炒出了和谐，幸福，  
炒出了兴旺，发达，  
炒出了万家灯火，团团圆圆……

炒呀炒，炒呀炒，  
炒出了春风十里，  
炒出了万紫千红……

## 欢喜过年

□ 张金刚

有句话，听来会很惬意，欢喜又酸涩：“小时候真傻，竟盼着过年长大。”是否盼着长大，已忘却了；但盼着过年，确是真切。

母亲做好新衣，给我套上，拽我贴墙站定，帮我提提裤腰，整整衣襟，露出老母亲欣慰的笑：“过了年，小子又长一岁。”我挺胸抬头，配合母亲用木棍掠过我头顶，在土坯墙上又划上一道身高线。我乐，母亲也乐。新衣是欢喜的，身高线也是欢喜的；贫穷却温馨的小院里，一切都是欢喜的。

这欢喜里，有奖状带来的。我不怕年终考试，反倒认为这是为己、为家挣足面子的最好机会。年年放假大会后，我都会领回金灿灿的奖状。父亲欢喜地指挥站在桌上的我：“贴高点！再正点！”新旧奖状端正正地与年画一起，贴满粉刷一新的正屋白墙，黯淡一年的土屋、农家，似是迎来一道光，顿时亮堂起来。过年，过日子，没有比孩子健康、有出息更欢喜的了。

随奖状带回的，是期盼一年的欢喜寒假。有好成绩做“筹码”，父母给了我最大的宽容：尽情玩儿。

找来木板、福条，制成简易滑冰车，在父母“一定小心”的嘱咐声里，奔赴冰河。“啾溜，啾溜”，在自然天成、雪白溜光的冰面上，恣意放飞。即使摔个四仰八叉，有棉服垫底，不冷不疼，欢喜倒是加倍了。若逢一场雪，来静的，堆

几个憨态可掬、俏皮可爱的“雪孩子”，守着院子守着家；来动的，与小伙伴疯跑在街巷田野，打雪仗，滚雪球，踩雪树，玩儿够了，还不忘攥个雪球回家，在火炉上放把“烟儿”。

最有魔力的鞭炮，父亲买来藏好，隔几天给一小包，吊足我的胃口。我舍不得一下放完，一根根拆了，装在兜里，点根麻秸，一会儿摸出一根小炮，点捻，扔远，“啪”；一会儿再一根，“啪”；有时还炸个搪瓷碗，炸个鸡窝，炸个冰。单调的“啪”“啪”将过年的欢喜调至浓烈。除夕、初一、初五、元宵，你家放罢我登场，赶着趟儿、较着劲地燃放最长的鞭炮、最响的二踢脚、最艳的花炮，“噼里啪啦”“吭哧”“吱吱”，响彻山村，过年气氛达到高潮。而后，又是“啪”“啪”，玩儿的欢喜渐近尾声。

过年时，村里人最全、最闲、最热闹。我家坐北朝南，居村中心，是晒暖、聚集的好去处。整个腊月、半个正月，天天熙熙攘攘，欢喜欢喜。有靠墙根谈天说地、闲聊胡侃的；有拉起胡琴，亮嗓唱段《白毛女》《大登殿》的；更有扎堆下象棋、打扑克的，日晒三竿开始，日落西山收摊，第二天继续玩儿个昏天黑地。我自参与其中，一会儿弄个这、弄个那，一会儿端出瓜子与串门儿的分享，不亦乐乎。

我玩儿得欢喜，父母忙年也忙得欢喜，而父母的欢喜正是为了乡邻及我们兄弟的欢喜。记忆中，母亲过年时就是“顶级大厨”。腊

月里，手持煎饼刮刀，帮乡邻摊十天煎饼，躺在炕上让我给她踩腰捶腿，第二天还去，说：“乡里乡亲的，帮人就是帮己！”我跟着母亲，韭菜花儿卷煎饼吃遍全村十几年。帮完别人，母亲才趴在自家灶台上，忙着做腊肉，卤凉肉，做豆腐，炒花生，蒸年糕，蒸馒头；日常还要包饺子，熬粥，做菜……忙不过来了，自有串门儿的帮厨。母亲忙得不得闲，我们兄弟也吃得不得闲，母亲坐下来自是欢喜得不得了。

父亲会写毛笔字，自然承担起帮乡邻写春联的义务。几乎天天都有乡亲扯着红纸登门，说清有几扇门、几根柱，再将鸡窝、猪圈、牛羊圈细数一遍，静待来取。父亲支起摊，裁好纸，倒上墨，翻着春联书，提笔写就一副又一副，写完东家写西家，躺在炕上又是我给他踩腰揉肩，第二天还写，说：“人家能用上咱啥，不就写几个字嘛！”帮完别人，父亲才郑重其事地为我写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福寿康宁。”再写几个大“福”字，贴得小院红红火火。后来，我也帮乡邻写过几回春联，才会体会到自己的字贴满全村人家的欢喜。

最欢喜的是“团圆”。天最冷的过年时候，就是在外打工的哥哥回家的时候。年前几天，我天天带着父母指令在村口张望，一看见提着包回家的，就欢喜地迎上去，失望几次后，最终等到哥哥，欢喜回家。钱交给父母，糖、笔、书，

还有一袋“哗啦啦”的硬币是我的，我数了又数，欢喜得很，似是看到了夏天的冰棍、漂亮的贴纸、香脆的方便面……

年夜饭，团圆了；除夕守岁，也团圆了。包过大年初一的饺子，一家人看着春晚熬年。母亲坐在炕头，折纸剪剪五颜六色皱纹纸，叠祈福的灯笼；再剪几张窗花，顺手贴在窗纸上。父亲和哥哥躺在炕中炕尾，聊着家里、城里和来年的事。我一会儿帮母亲叠几下；一会儿躺在哥哥身边插嘴；一会儿下炕，用录音机录几首春晚歌曲、几段相声小品；一会儿累了，钻被窝睡去，放炮也听不到。醒来，又是欢喜的一年。

欢喜着一年又一年，恍然我已中年，日子过得幸福寻常、平淡如水，过年的新衣、收获、假期、消遣、吃食等，已难以激起太多欢喜的涟漪，反倒觉得难得的沉静才是欢喜，清静才是真味。陪陪家人，会会老友，读读书，发发呆，看着窗台上水培的红薯长满嫩叶，白菜开出黄花，蒜头蹭得老高，水仙馥郁馨香，心里满是欢喜。

过年回老家，儿时的欢喜已成往事，年逾七旬的父母能自食其力，是最大的欢喜。我贴墙站定，招呼母亲：“再给我划道线吧！”母亲拄着棍子，塌着腰，咧开掉完牙的嘴，笑了：“够不着喽！”母亲乐，我也乐，一家人欢喜得五味杂陈……

## 每一片雪花都是春天的来信

□ 徐光惠

小时候，故乡的冬天格外冷，总会迎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在孩童眼里，冬天的雪无疑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夜晚，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父亲点燃家里的红铁皮火炉，炉火渐渐燃旺，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烤火、聊天，跳动的火苗映红每个人的脸，带给我们温暖。

雪，往往下在夜里。在某个寒冷的冬夜，宁静的村庄已安然睡去，晶莹的雪花悄然而至，无声无息，慢悠悠地下，不紧不慢，飘落在山坡上、田野里、房顶、树梢、小溪河畔，飘落在村庄每一个角落，也飘落在所有人的梦里。

站在雪地里，静静聆听雪花绽放的声音，看它们斜斜地飘，簌簌地落，像可爱的小精灵在空中飘逸，忽而飞上你的发梢，忽而跳上你的脸颊。伸出手，轻轻接住一片雪花，在手心里稍纵即逝，化作一滴水珠，晶莹剔透。

翌日清晨，当人们睁开惺忪的双眼，忽见阴暗的老屋比平日亮堂了许多，窗户上明晃晃的。

“下雪啦！好大的雪呀！”屋外来孩子们的惊呼，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推开门，一股寒意袭来，眼前是满世界的白，整个村庄被装点得粉妆玉砌，童话一般，令人兴奋不已。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放眼望去，远处的山峦丛林，房前屋后的树木、房顶、草地上全被厚厚的一层白雪包裹，洁白无瑕，明亮耀眼，空旷的晒坝、院落也被覆盖了一层白雪。袅袅炊烟自乡村上空升起，在白雪的映衬下，宛若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新婉约，浑然天成。

此时，寂静的小山村从睡梦中醒来，变得异常热闹而生动起来。下雪天不仅是孩子们的天堂，大人们也喜笑颜开，仿佛一年的劳苦、烦忧全都被雪融化了，小猫、小狗也不甘寂寞地来回奔跑撒欢。

孩子们早已急不可耐，冲出屋子跑到雪地里玩耍，几乎大半个村子的孩子都聚拢来，小手冻得通红，兴高采烈地滚雪球、堆雪人、追逐，全身湿淋淋的也全然不顾。

打雪仗是最好玩、最刺激的。从地上抓起一把雪揉成雪球，扔向对方或偷偷塞进小伙伴的脖领里，对方被凉得龇牙咧嘴哇哇叫，迅速抓起一把雪扔过去，你追我躲，大大小小的雪球在空中飞舞四溅。有人脚下一滑，“啪”一下四脚朝天，滑出去好远，逗得大家捧腹。顾不上痛，爬起来拍拍屁股，又投入激烈的“战斗”中。

“崽儿，回家吃饭呀！”老屋的核桃树下，传来母亲长长的呼唤声。我们一屁股坐回地上，免不了挨上母亲几句训斥：“看你们几个鬼崽，疯得跟猴儿似的。”

我们做着鬼脸，躲过母亲轻轻扬起的手，风一样跑进院子，奶奶正提着烘笼倚靠在堂屋边。母亲炖了一大锅萝卜汤，汤里特地煮了一块腌肉，浓香扑鼻。一家人头挨头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吃着、说着话，屋外冰天雪地，屋内温暖如春。萝卜入口即化，腌肉有益有味，再喝两碗热滚滚的萝卜汤，打着饱嗝嘿嘿嘿，浑身暖融融的。

奶奶年迈体弱，尤其怕冷，因此，冬天一到，她便足不出户，每天蜷缩在屋里，两手藏在围裙下抱着烘笼发呆，打盹儿，像一棵枯萎的老树，没了生气。但每逢下雪，奶奶则会颤着一双尖尖小脚，颤颤巍巍地走出屋子，望着漫天飞雪，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喃喃自语道：“下雪了，春天就要来啦！”

瑞雪兆丰年。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在故乡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大雪的降临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雪落无声，雪去也无声。天晴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大地，积雪开始慢慢融化，融融河水潺潺流淌，大地万物苏醒。在广袤的田野上，一茬庄稼积蓄着一冬的能量，经过瑞雪的滋润，正铆足了劲儿地拔节生长、发芽，故乡的人们又将迎来一个充满希冀的春天。

雪落故乡，如诗如画，每一片雪花都是春天的来信。



红 许双福 摄

## 时光里的温柔

□ 张星

亲近又舒适。

小时候最爱陪在奶奶旁边，看着她做一些针线活。小小的绣花针在布面上上下下飞舞，针头穿过的沉闷声，给人一种安详的平静。窗帘轻轻摆动，逐渐斑驳的日影落在奶奶的身侧，她的手始终有节奏地活动着。奶奶就这样缝着，就这样把自己的日子缝进了家里每个人的鞋子里，衣服上。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一直觉得奶奶缝的衣服穿起来更细腻、更柔和。

把冻得微微发僵的脚塞进大小正合适的棉鞋，被包裹的暖意立刻从脚趾尖满溢到脚跟。我不由得踮起脚尖在地上活动走动。今年冬天不用担心冻脚了，毕竟奶奶做的棉鞋可能是能让我在雪地里撒欢都不怕生冻疮的呢。

银装素裹的北方大地，一夜之间的雪就积到了有十厘米厚，小孩子迫不及待冲向外

面，连围巾都没来得及围上。一脚踩进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惹得我们更加兴奋，于是很快便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加入这场雪地狂欢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开始用脚在这片茫茫的白色画布上作画。一只飞翔的老鹰，头顶却盘踞着一条小蛇，小猫在大象背上睡觉，金鱼在天空中神游。所有的童真和快乐都被奶奶的棉鞋好好包裹着，保存着。

我穿着鞋子，身体好似踏上一条充满阳光的小径。松软的棉花包裹着我的双脚，每一步都好像踩在静谧里，感受得到大地的温暖。细密的针脚是岁月的笔触，每一次的纳缝都是时光的行走。不知是奶奶的雙手雕琢了时光，还是岁月给奶奶编织了一道道深刻的皱纹。

那道在安详的午后静坐的身影，教我感受到了时光流转中的静美与温柔的力量。

## 与梅为邻

□ 朱志成

节气，小红点长大了，再过些天，满枝头便呈现出星星点点的暗红色花蕾来。这些日子，我便一天不落地来到梅林下散步伫立，担心抑或希望，哪一天一不留神梅就开了。那夜，积聚了几天的雪终于伴着寒风飘落，小区内外银装素裹，梅林栖于一隅，枝干上也披上了一层并不厚重的羽绒。也许，白雪是催发梅的激情的，第二天就发现白雪枝干上冒出一枚翠绿的小红梅来，仅此一枚！我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巡视一遍，梅林静悄悄的，确实未发现第二枚。我诧异回到小红梅旁边想探个究竟，小红梅似乎知道我想问她什么，歪着脑袋像对我说：“我是悄悄跑出来的，姐妹们还不知道呢，嘻嘻！”先发的这朵梅虽小，却十分可爱，正如宋代诗人陈亮诗句：“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春”，看来，这回是姐妹们故意让她先来担当报春使者的。果真，两天后的一夜之间，洁白枝条上就跃出许多欢喜地花朵来，她们揉着眼睛东张西望，像在一边欣赏着这个早春的世界，一边寻找着先期而发的梅小妹，正是“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藏”，远远

看去，整个梅林似乎披上了一层红云轻纱，伴着皑皑白雪分外艳丽。

自古以来，梅、雪、诗自然融为一体，宋代诗人卢梅坡诗曰：“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在众多咏梅赞梅的古诗词中，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其中“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家喻户晓，主席以精美的词句赞颂了梅花不惧冰雪严寒的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同时对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颓废唱衰的情感进行了讽刺和批判。近来读到宋代张道洽的《卜算子·咏梅》七律，其中“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的诗句，把梅花传世的清白家风、洁雅品质和拒受尘世纷纷扰扰的高尚情操奉告于世人，让人们在赏梅的同时亦可各自品味人生。

居住在香梅苑这片小区里，与梅为邻，每年不仅能观赏着梅的景致，而且能接受一种文化熏陶和精神洗礼，怡然自得。